

纪念

← (上接13版)

起初我觉得有点尴尬,但到最后要走出店前,昌平先生竟跟小姑娘买了非常多的特产。原来他只是表面上故意装出刁难挑剔的面貌,实际上却体恤小生意人家的辛苦,而予以全力捧场。一起逛屯溪老街的经验,让我认识了昌平先生宅心仁厚的一面。

除了黄山之旅外,芜湖会议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会议结束后,我们到一家名为“徽州人家”的餐馆吃农家菜。用餐场地前有一个大舞台,酒足饭饱之余,有些学者就被点名上台表演,在轮番献艺下,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型晚会,让我见识到在学问外,诸位学者的才艺。在众声喧哗中,昌平先生一曲苏州弹词,宛如天籁,没想到他在传统戏曲上造诣甚深。近日看到纪念文章,才知道他每天都要听评弹,真是雅人雅兴。也是在他走后我才知道,他善于吹口琴,尚君先生的夫人孔沂澜老师还特别告诉我,他的夫人包老师辞世后,昌平先生专门为她作了好几支曲子,吹奏纪念,其中一首名为“留芳”(包老师的名讳为“国芳”)。看到这个曲名,想到的是“无计留春住”,不禁觉得悽然。

2009年3月,敝系一行人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参访并举行座谈,访问行程结束后,我和同事萧丽华教授在上海多停留了两天,昌平先生在徐家汇一家很气派的饭店请我们吃饭,也请了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作陪。当天,我们先去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是我第一次到上古。昌平先生的办公室,书籍遍布,洋溢着浓浓的烟味和茶香,虽然是一间非常平凡古旧的屋宇,但其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让人喜欢的文人气息,此后我跟昌平先生偶有书信往返,“瑞金二路”的地址每每让我联想到那间总编辑办公室。那次见面还有一番至今仍挥之不去的景象,即在饭后,昌平先生回办公室,我跟丽华要去鲁迅纪念馆参观,昌平先生请他的司机周先生送我们一程,他下车后,伫立在上古的门口送别,犹在对街目送我们,昌平先生的举措或许可以用他具有在当时大陆男性学者所少见的绅士风度来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其间还流露着让人觉得内心暖暖的情意。

2009年10月我到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一个月,复旦大学戴燕教授邀请我去演讲。昌平先生知道我到了上海,特意安排了一趟七宝古镇之旅。除了戴燕教授之外,

还特别请他极为赏爱的上古编辑奚彤云博士(彤云现为上古副总编辑)作陪,昌平先生数度在我面前赞美彤云的古典诗文写得非常好。当天他找了一家善于料理上海本帮菜的餐厅,点了许多美味,还一一解说菜肴的特色和做法。昌平先生对于美食极有品味,也身赋绝艺,他多次邀请我去松江别墅做客,还说可以亲自下厨招待,然这已成为一永不能赴宴的美好邀约。餐后我们还到一家沿着河边开设的茶馆喝茶,暖暖的秋阳洒在坐在窗边的昌平先生身上(图二),留下了一个秋日午后的温暖回忆。回程中我们还经过位于市区的赵宅,可惜包老师还未下课,所以缘慳一面。

2013年6月我应涌豪的邀请担任复旦大学访问学人,进行三场讲座。昌平先生知道我要来的讯息,特别在我抵沪的当晚,在复宣酒店摆上一桌为我接风,记得当日下午他们出版界有会,结束后昌平先生带着几位上海出版界的名宿前来复旦,对于区区晚辈,却如此迁就厚爱,实在非常感动。记得当天我坐在他的旁边,虽然因为席间人多,彼此甚少交谈,但觉得他见到我很高兴,整晚笑容不断。虽在沪停留两周,因昌平先生要照顾生病的年迈母亲,而无缘多受

亲炙,殊为可惜。

2014年10月苏州大学举办唐代文学会,开幕式时坐在前排的昌平先生起身,转向后排巡视,看到我,便招手要我坐到前排,原来可能是他知道我来了,特地站起来找我,要我坐到他的身边,当时真有些受宠若惊。会议结束的当晚,苏州大学陈国安教授特意请台湾的朋友去阳澄湖吃大闸蟹,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们风闻后也想参加,既是盛事,国安慨然应允,我遂再邀请昌平先生和晓勤,还有日本关西大学长谷部刚教授,一行二十几人浩浩荡荡地搭乘苏州大学的校车前往。餐厅就在阳澄湖上,除了成筐的大闸蟹之外,还有满桌的生鲜,众人大快朵颐,开怀畅叙,我突然想起再过几天就是昌平先生七十大寿(实岁六十九),就请大家藉此为昌平先生祝寿,他非常开心。那真是一个四美兼具的秋夜盛宴,尤其夜深后开窗,观得湖上芦苇迎风摇曳,而湖水因波生纹,湖面映照的月光遂成为了流动的晶莹碎钻,如今仍在我心中熠熠生辉。

在寒山寺参访时,我们跟他照了很多相,他总是浅浅地笑着(图三)。会议尚未结束,

他先回上海,与我约定在几位台湾朋友去上海搭机返台时,他要请我们吃饭,由于我们班机的时间,约的是午餐,昌平先生希望我们早点到,但因为堵车,我们迟到了。记得当天是在杜月笙四姨太故居开设的“老洋房”,很雅致的用餐环境,完全符合昌平先生优雅的品味,大家都很喜欢,昌平先生点的菜,依旧精致可口,他吃的不多,但看我们吃得很开心,他也高兴。由于下午有公务,昌平先生匆匆离去,照例把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回去喂住家附近的流浪小猫、小狗,不知为什么看着他走出院落、朝餐厅门口而去,我竟然拍了一张他离去的背影,没想到这是他此生留予我的最后印象(图四)。

2017年10月我在北大访问,听葛晓音老师提到包老师在夏天骤逝,昌平先生困限于忆念的情愫中,我请葛老师代为转达问候之意,昌平先生还回说,要我去上海,一定要去找他,他要请我吃饭。今年农历春节本想打电话问候,但怕触激他的伤逝之情而作罢,心想夏天将赴沪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十九届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后听尚君先生和查屏球教授说,此次会议的时间安排,是特别因应昌平先生的要求而定,因为可以与上海书展配合,俾使与会的学者们能够顺便参观。由此也可见出他对上海出版业的用心),一定会见到昌平先生,计划准备着他最喜欢的台湾高山茶。然而随着昌平先生的骤然而逝,一切希冀再会的渴望,终成惘然。

昌平先生先后三次来台,据他陈述好像第一次是在1996年,第二次则是在2009年9月,他先代表上古有公务行程,其中有一天来台大跟台大出版社讨论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上古转权销售之事。在该访问团结束台湾参访行程后,接着昌平先生受敝系之邀请担任讲座,并参加敝系所举办的第九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昌平先生分别以“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中国士人历史性格的盛唐转型”、“辋川绝句发微——兼谈刘勰的‘成心’说”为题,发表两场演讲。一则从历史的脉络来谈李白型构的士人新典型,一则从王维绝句来发扬刘勰所论“成心”的观点。昌平先生带领我们从“史”的面向,重新思考李白其人其诗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从创作理论来抉发王维



↑图一:2000年作者(左)与昌平先生和台大中文系方介教授(右)在武当山合影。

→图二:2009年于七宝茶馆